

摇摆的心

ユリゴコロ

沼田真帆香留 著
王玲玲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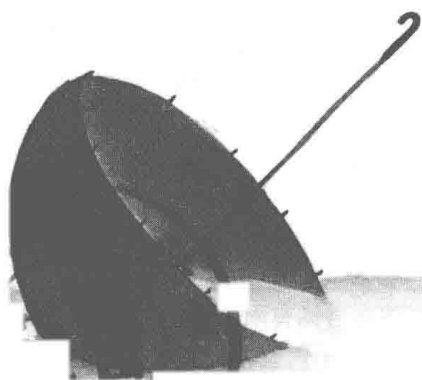


南海出版公司

ユリゴコロ

摇摆的心

[日] 沼田真帆香留◎著 王玲玲◎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7·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摇摆的心 / (日) 沼田真帆香留著 ; 王玲玲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7.10

ISBN 978-7-5442-9128-6

I. ①摇… II. ①沼…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336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7-101

ユリゴコロ

YURIGOKORO

©MAHOKARU NUMATA 2011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1 by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okyo, through Nippon Shuppan Hanbai Inc.

YAOBAI DE XIN

摇摆的心

策划制作: 北京书锦缘咨询有限公司 (www.booklink.com.cn)

总 策 划: 陈 庆

策 划: 邵嘉瑜

作 者: [日] 沼田真帆香留

译 者: 王玲玲

责任编辑: 余 靖

装帧设计: 柯秀翠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08 (出版) (0898) 65350227 (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72千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128-6

定 价: 39.8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1

今天顺路去看望父亲，其实三天前，我们刚刚见过面。

铁块般的乌云翻滚着，迅疾地遮住了半边天空，像是沉重的悼词，狂风夹杂着大颗大颗的雨滴扑面而来，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征兆。雪白的衬衫被淋得斑斑驳驳，明明已经过了七月，却还迟迟没有出梅。

从车站出来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路程，淋湿也没什么，所以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走着，去年冬天请家人吃饭的事，又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刚进入十二月份，家里就开始讨论过年聚餐的事，准备全家一起在难波吃一顿螃蟹大餐。聚会，其实只是个借口，我真实的目的是想把父母、弟弟介绍给女朋友千绘认识。我提前打了招呼，家人都很关心，所以那天我就带着女朋友去了。

那时，一丝意外的迹象都没有；那晚，即将来临的毁灭被最后的光辉紧紧包裹着，而这一切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成为永久的悲伤。

记得那天母亲的头发染了亮丽的色彩，佩戴着珍藏的黑珍珠首饰，高贵典雅，面带微笑，幸福满溢；父亲娴熟地剥着盘中的螃蟹，他说儿子请他喝酒酒劲上得快，脸上似乎有一种并非出自真心的复杂笑容。

我知道，父母一见到千绘就很满意。不寻常的是，弟弟的态度很奇妙，好像和千绘认识一样，表情怪异。

一家人唠着家常，气氛渐渐高涨起来，大家频频举杯，对酌畅饮。当时我脑海里正幻想着一幅期待已久的画面：和千绘结婚，生一个孩子，父母健康，儿孙绕膝，其乐融融。我对现实中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怀疑。

这一幕幕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逼真清晰，锅上翻腾着热气，饭香扑鼻，如烟似雾。

我想，从那之后接二连三、突如其来的种种不幸，是当时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预料的。

聚会过后不到两个月，千绘失踪了，她突然就不来店里并从她的公寓里搬走，神秘失踪了。

这个致命的打击还没有过去，我仍沉浸在悲伤中不能自拔时，父亲又被诊断出胰腺癌晚期。真是天大的讽刺！而这时的我不得不

从千绘失踪的伤痛中强行振作起来，面对眼前的一切。

父亲的病情已经无法进行手术，只能依靠抗癌药物和化疗与癌症作顽强的斗争，到底能有多大的效果还是个疑问。

所以父亲和我们都知道：他肯定会先于母亲离开，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灾难从不因为悲伤就不再来临。两个月前的一天，母亲突遇交通事故，不幸先走了。

之前我从未深刻冷静地思考过关于上帝和命运的话题，可是现在，一个充满恶意、来历不明的存在，仿佛在我的四周布下了阴暗的陷阱，让我无法逃离这宿命般的折磨。

雨更急了，雨滴肆无忌惮地打在我的脸上。

马上就到家了，只看见光线微弱的庭院中，伴我一起成长的瘦弱的南天竹随风摇曳。从我小时候开始，它们就一直没有长大。

我按下门铃，但没有人回答；敲敲门，也没有反应。我只好拿出钥匙打开屋门。

一跨进去，我发现房间里简直像很久没有住过人一样凌乱。以前父母不在的时候，我也经常来这里，但是，从来没有过这种空虚的感觉。家里的气氛已经完全变质了。

我在门口环视着这个家，一股锥心之痛油然而生。鞋架的小花瓶上落满了白色的灰尘。母亲在的时候，这件小小的玻璃器皿里总是插着应季的花卉，擦好的地板也总是散发着淡淡的蜡味。即使没

有人在家里，也能感觉到这座房子像活的一样，会呼吸。

门口散乱地放着几双拖鞋，我随便趿了一双走进去，顺便朝厨房和卫生间看了一眼，蒙着一层水渍的镜子中映照出自己没刮胡子的疲惫的脸。我不由自主地用指尖抚摸着下巴，在家里找寻了一圈。

父亲究竟到哪里去了？

虽然他每周日都会去敬老院看望祖母，但今天并不是周日。自从母亲去世、父亲开始独自生活后，他一个人出去散步的次数开始增加，但是，这样恶劣的天气他也会出门吗？难道因为身体不适所以到医院去了？

母亲不在了，我本来应该搬来和生病的父亲一起住，但我没有这样做，原因有二：一，父亲并不希望我这样做；二，两年前我创办的宠物咖啡店离不开人。

我所创办的是一家叫“长绒首”的宠物咖啡店，就坐落在钵高山的脚下。店外还有一片一千平方米左右的户外遛狗场，店里实行会员制。从家到店往返一趟要三个小时，再加上开店前做准备工作的时间和关店后处理善后事宜的时间，住在家里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决定，至少在工作之余抽出时间来，常常去看望父亲。

曾有一段时期，我们一家三代人共同在这里生活，所以这栋旧房子里房间非常多。

走进起居室，我发现三天前还放在这里上香用的桌子被收拾起来了，只剩下一张照片和白色的牌位在桌子上摆着。

照片中的母亲还很年轻，她正对着相机，嘴角流露出的笑容有些僵硬。我没有对着母亲的照片行礼，就这样站着、看着。心情明明是平静的，泪水却条件反射似的止不住地涌出来。

我明知道父亲不在二楼，但出于惯性，还是走了上去。我踩着楼梯，又踏过走廊和地板，到处寻找父亲。

最后，来到父亲的书房——其实就是一间放着一个大书架的四叠* 半大小的房间前，我还是敲了敲门，然后直接拉开门走了进去。

小桌上的烟灰缸里有烟头。

父亲又开始抽烟了，大约在十年前，他明明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将烟戒掉。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戒烟的必要了。

桌子一头叠放着几本书和剪报集，内容都是关于世界各国的儿童保护活动的。父亲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向数个儿童保护组织捐钱，尽管那时候他自己的生活也很拮据。他还一直订阅相关的杂志，而且很热心地收集有关贫困儿童和受虐待儿童的报道和材料。

小时候，我和弟弟偷看父亲的剪报集，父亲发现后，狠狠地将我

* 在日本常用“叠”表示房间面积，一叠表示一块榻榻米的面积，即1.62平方米。

们训斥了一通。想来，从小到大，父亲只对我们发过那一次脾气。

我打算到厨房去等父亲一会儿，从房间走出来关门的时候，我发现房间右手边衣橱的拉门开着几厘米的缝隙。

不知怎的，我对此很在意。

原本这个衣橱就只有约两平方米大小，其中还有一半被书架堵死了，只有一侧的门可以打开，所以橱里装的应该是些完全没有用的东西。

衣橱虽小，却是父亲心中的圣地。在父亲不在的时候闯进来，我感觉很内疚，但我还是忍不住走到衣橱前，拉开了橱门。

里面很不整齐地堆放着几只沾满灰尘的纸箱，像被翻动过。

最上面的那只纸箱是打开的，大概是父亲将里面的东西翻出来重新整理过。

他想要找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我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将手伸进箱子里，想一探究竟。

但是，翻出来的净是些无用的旧衣物。而且衣服被翻出来后体积变大，要将它们像原来一样放进箱子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

无奈之下，我只好将纸箱放在榻榻米上，打算重新整理一遍。在我收拾东西的时候，一个泛黄的手提袋出现在纸箱下面，看起来像是已婚女性在夏天用的。

开始我想，这一定是母亲的东西。

但是，拿在手里看着看着，我的心就开始莫名其妙地扑通扑通

直跳，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不是母亲的东西。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知道。我并没有见过这个手提袋，但是，记忆中却存在着这样一个手提袋。这种奇怪的矛盾的感觉，从泛黄的皮革和锈迹斑斑的金属扣中一点点渗透出来。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在发抖。

我想立刻将手提袋放回去，然后将纸箱的盖子盖好。但我强忍住内心那股莫名的内疚感，用手背擦干额头上的汗水，然后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手提包的金属扣。

里面只有一张折叠着的和纸，细腻的和纸上用薄薄的墨写着“美纱子”三个字。

我轻轻地打开这张纸，里面是一束五六厘米长的黑发，我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根本就是逝者遗留下的东西。

我母亲的确叫“美纱子”，而且她的葬礼就在两个月前举行。但是这束没有掺杂一丝银发的黑丝不可能是那个时候母亲的头发。如果这真的是母亲的头发，那么它肯定是在母亲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剪下来了。谁会在那个时候就帮母亲准备好遗发呢？为什么在距离母亲的死还很遥远的时候就帮她准备好了这种东西呢？

一股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

如果母亲是生病去世的，我可能不会感到如此不安。现在想来，在去世前的一个月，母亲的行为就很反常。她会附和我们的谈话，但实际并不知道我们谈话的内容；在新闻里看到残酷事件的报道也会突然大哭起来。

有一次，我在从车站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母亲——我无意间回头看时，正好看到买完东西回家的母亲在我的身后走着。当时，母亲因害怕而苍白的面孔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刚过五十岁的母亲的面容竟像是疲惫的老太太。

我无法承受这种心情，忍不住将视线转移到了别处。我感到，这是母亲在我或者在父亲面前绝对不会展示出来的容颜。

母亲注意到我时流露出慌张的神情，但是她立刻就恢复了以往的笑容，很高兴地同我打招呼：“啊，小亮！”

然而，当我从母亲手中接过购物袋时却发现，母亲趿着父亲的大拖鞋，袜子的脚趾部分从鞋子里露出来蹭在地上，都被尘土沾黑了。

我一直以为，这一切都是因为父亲的病情，所以并没有多想。而且可能也真的只是这样。

据说两个月前，父亲和母亲一起去看望外祖母，在归来的途中，二人并肩站在十字路口等绿灯，但是，母亲突然向路中间走了出去。

“我出声叫你母亲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找不到了，我当时甚至没有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人撞到车上的声音、刹车声、周围的人声，我什么声音都没有听见。我就那样站着，望着在卡车周围来来往往的人群，像在看无声电影似的。”

举行葬礼的那天晚上，我和父亲坐在厨房里的椅子上，父亲像

是在自言自语似的对我说，而说着这话的父亲也将在不久后死去，这一点我和他都很清楚。

哭干了泪水的弟弟好像有些痴痴傻傻，他烂醉如泥地睡了过去。

但是，无论是对母亲的意外死亡，还是对日益逼近的自己的死亡，父亲都没有悲伤流涕，也没有过多的感慨。他的眼中既没有悲伤也没有恐惧，有的只是一种更加苍白干瘪的东西，或许只能用“虚空”一词来形容。

我和父亲默默相对而坐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在很久以前就曾隐约在父亲身上感受过这虚空——父亲总是弓着腰坐在书房里，一页一页地翻阅、粘贴有着各种各样照片的剪报集：脸上长着肉瘤的艾滋病患儿的照片、瘦得只剩一层皮的孩子的照片、被丢弃的幼小赤裸的儿童尸体的照片……他的表情是那么的专注。虽然，身为人子这样说很奇怪，但是，我总觉得父亲是个怪人。

我盯着手中的那束黑发看了一会儿，又重新用纸将它包了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还能拿它怎么办。

但是，当我把纸放回手提包，关上金属扣时，听到它发出的“啪”的声响，我的脑海中也像吃惊盒突然被打开一样，“啪”地闪出一段记忆。

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件被我遗忘了很久的事情，但一旦想起，记忆又像从未缺席一样鲜明。

那大概是我四岁时候的事情，距今已有二十多年了。

我因为患上肺炎或者其他什么疾病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终于出院回家的时候，我感觉到母亲被换成了另外一个人。

若没有看到这束头发，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再想起这件事了吧，因为母亲不可能被人调换。所以我一定会把这段奇妙的记忆当作我孩子气的胡思乱想，把它和其他众多回忆一起放进意识的深处，让它一直沉睡下去。

当时家里人告诉我，在我住院期间，家里租来的公寓中发生了一场大火灾，以此为契机，父亲母亲从东京搬到了这里——奈良省驹川市。为了让当时在前桥市居住的祖父母也搬过来，他们买下了现在的这栋房子。出院那天，我和父亲一起先坐新干线又换乘地铁，终于来到驹川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来到了天涯海角一样远的地方，而且疲惫到了极点。当我回到家时——那时候，这个家要比现在新得多，但对我来说却很陌生——母亲走到玄关前，对我说：“小亮，回来啦。”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不对，”我想，“这个人不是我妈妈。”

“小亮真勇敢。对不起哦，妈妈没能去看你。”

母亲说着把我抱了起来，她的眼睛里闪着泪光。但是，在她的怀中，我却感觉很不自然，身体也是僵硬的。当然，我把这话对父亲、祖父母，甚至对母亲本人都说过，我问他们：“我妈妈呢？”但大人们总是笑笑，然后漫不经心地回答：“几个月不见，连妈妈

都不认识了吗？”并不把我的话当回事。

入院后，母亲好像来看过我一次，但我记不清楚了，一直都是父亲在照看我。搬家后，好像也只有父亲留在了东京，他选择了一家离医院和工作的地方都很近的商务旅馆住了一段时间。在我出院后，父亲也就辞掉了那份工作。

在医院时，自己有没有向父亲要过母亲，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依稀记得父亲对我说过，我们家搬去了很远的地方，而且，母亲要照顾生病的外祖母，所以不能来看我。

因此，我与母亲的确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再加上出院后回到地方不再是原来的家，而是在从未来过的城市中的从未见过的家，连不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外祖父、外祖母都在场。现在想来，在那种情况下，小孩子一时精神错乱将母亲认作别人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然而，当时我所感觉到的那种别扭的感觉，是一种超越了道理的很顽固的东西。因为大人们都对这个想法不以为然，所以我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这个人可能真的就是母亲吧。然而，这份别扭的感觉却一直持续着，像乳牙将掉未掉时的疼痛感一样，挥之不去。

管这位应该就是自己母亲的人叫“妈妈”，对我来说曾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母亲的样子和以前没有任何不同，向她撒娇时她也会紧紧地将我拥入怀中，做错事时，她也会大声地训斥我。虽然

一直没有叫她“妈妈”，但没过多久，我就开始依恋她了。

那时候的事情有一些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有一次，母亲带我去书店，为我买了一本我在住院之前就一直很喜欢的书，书里讲的是可怕的食人龙的故事。但是后来，因为那场火灾，这本书和其他的一些书、玩具一起烧掉了。“啊！”母亲看到这本书后，很怀念似的把它从书架上取下来并对着我微笑时，我的脑海中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这个人或许真的就是我的母亲。

然而，回到家里后，我翻开书发现，曾经面目狰狞的食人龙变了，变得不仅不可怕，甚至有些滑稽了，我很失望。当我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时，母亲抚摸着我的头对我说：“你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打了很多很疼的针，所以对很多东西的看法都和以前不一样。可怜的孩子！”

还有一次，母亲为我舔掉飞进眼睛里的沙子。她抱着我的头，舌头直接贴在我的眼球上，然后对我说“没事了”，我因为疼痛而睁不开的眼皮自然地睁开了。我至今仍记得母亲那既不热也不凉、只是很柔软的舌头碰在我的眼睛上的感觉。我停止了哭泣，感到很安心，因为在我更小的时候，母亲也曾像这样多次为我除去眼睛里的异物。之后，我问母亲：“是什么味道呢？”“小亮的眼泪很咸。”母亲回答。

在充斥着这些小事的日子中，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对母亲抱有的别扭感变成了对自己一直持有这种感觉的罪恶

感——是的，不会有错的。而忘记这份罪恶感并没有花费我太多的努力，特别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一年后，当弟弟洋平出生后，我完全忘记了自己对母亲所持有的感觉。

那时的母亲，头发乌黑油亮，没有掺杂一丝银发。

我的目光又一次落在了手中的手提袋上。

脑海中隐约呈现出一位身着无袖碎花连衣裙、胳膊上挎着这个包的女性的形象。

我无法判断这究竟是被调换之前的母亲的形象，还是自己幻想出来的影像？

我甚至不确定母亲究竟有没有被调换过。

我盘腿坐在榻榻米上发呆，但我很快回过神来，又试着在刚才的纸箱里翻找，看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不知道它是一开始就在那里，还是父亲翻东西的时候将它放在了那里，总之，我在箱子的底层找到了一个茶色信封，里面装着类似文件的东西。

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是四本笔记本，每本笔记的封皮和厚度各不相同，而且右下方都有用罗马数字标注的序号，分别是：Ⅰ、Ⅱ、Ⅲ、Ⅳ。

我拿起其中的一本，哗啦啦翻了一遍。

每页上都写满了字，基本上没有空白的部分。

用铅笔写的字线条很粗，幼稚的字迹像涂鸦一样凌乱，不知道作者是故意的，还是原本写字就是这个样子。

我找出标号为“Ⅰ”的那本笔记开始读起来。标题写的好像是“摇摆的心”，这是什么意思？

天色有些暗了，我拿着笔记走到窗前，立刻被文章吸引了。